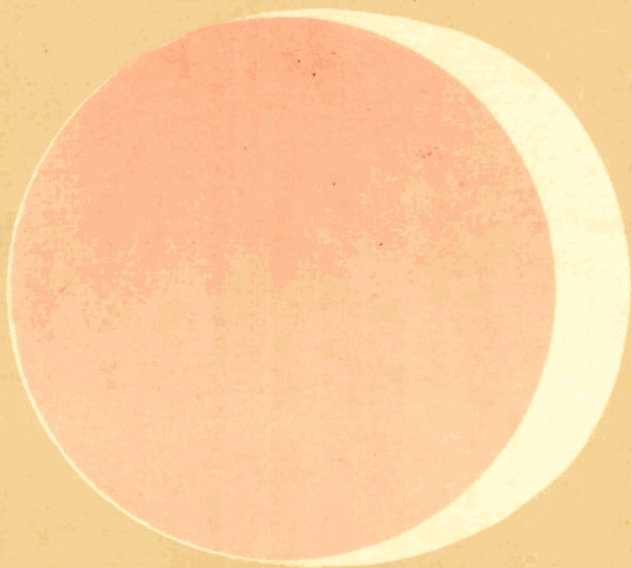




邓翔 主编

太阳·月亮和吉它

——中国当代广播剧剧本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单本剧——

小巷的故事·····	栾电弧	(1)
太阳·月亮和吉它·····	任捷	(22)
附录:有情人未必终成眷属·····	邓翔	(42)
寻人启事·····	王小云	(45)
爷爷、孙子和画眉·····	陈熙桢 吕洁贞	(53)
附录:此情可待成追忆·····	赵平	(67)
老谎·····	曹清平	(71)
希望在明天·····	孙卓	(92)
采访外的采访·····	达世新	(102)
和睦家庭·····	邓翔	(114)
品茶·····	韩英	(142)
夏令营的小号手·····	陈烨	(151)
俊妹儿·····	闻一	(166)
蛇岭·····	赵妍君 王立岩	(186)
翠湖春晓·····	陈本仁	(205)
燕山轶事·····	刘祥汉 朱安琪	(223)

短剧——

小岭晨曲·····	常晓华 费守疆	(246)
天下第一妻子·····	瞿新华 杨展业	(251)

✓ 立碑记	陈建平	(259)
附录:生活,对于王乐天来说	蔡晓江	(267)
✓ 母亲	何镗明	(272)
✓ 百科医生	孙广益	(277)
妻子的心曲	李赞青	(282)
村头有棵大杨树	王 锐	(286)
附录:人间自有真情在	金 渡	(292)
✓ 送纸仪	陈伟明	(294)
捂不住的盖子	陈绍武	(300)
家庭教师	纪美娟	(306)
窗	饶津发	(313)
附录:展现心灵的窗	金 渡	(319)
✓ 等待	温俊伟	(321)
附录:广播短剧艺术特性刍议	杨书渔	(327)
跋	邓 翔	(330)

小巷的故事

栾电弧

[故事发生在东北边陲的一座小城中的一条小巷……

[鸡飞、狗叫、鸽鸣；沙叔摇铃吆喝声；瑛追蜻蜓声；儿童可怜小狗的喃喃声；街道居民对瑛的出走的议论声……以上种种声响混杂着交替着，回荡着，到后来有些变形……这些音响是作家在构思时的一种纷乱感，一种理不清头绪的烦躁……音响持续，减弱，一种飘忽不定的音乐醉悠悠地荡来荡去……

作 家 （画外音）（深沉、自语般地）生活里常有些令人说不清是非、辨不清曲直，无法加以明确褒贬的复杂事物和情感在围绕着我们空间场；在漫长的时间流中影响着我们去接近真理，去拥抱美……

[音响失。音乐转静谧……在音乐中，渐显出小巷里单调往复的踱步声。很静的。

作 家 （边踱步边自语）一……二……三……四……五……六（脚步停，转身，又踱）一……二……三……四……五……六……（叹气）六步……六步……

旁 白 你们已经听见这脚步声了吧？（脚步声持续）这位年轻人哪，总是这么走来走去的。也不知为什么，他总是用脚步丈量着这条六步宽的小巷……

[脚步声顿止。]

作 家 谁说我这小巷？我是在构思。构思——你懂吗？

旁 白 构思？……构思什么？

作 家 那可多了！小说？电视剧？广播剧？电影……我写的这些东西，都是在这条小巷里构思出来的。

旁 白 噢？想不到您还是位“作家”？

作 家 对，小巷里的人都叫我“作家”。

旁 白 噢。哎？作家，那么您在构思什么呢？

作 家 我想为我的邻居写一篇小说，或者广播剧。再见。（离去的脚步声）

旁 白 哎？咱们还没说完话儿呢，你怎么……

作 家 （止步）对不起，凡与本人创作无关的对话，最多不超过两分钟——这是我的规矩。

旁 白 哈，好不客气的规矩。那好吧，我们就别打扰这位作家了。（踱步声又起）你听，他又开始量街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构思。

[作家的踱步声渐显。]

作 家 （独白）这街真窄。六步……只有六步（深呼吸）……

[孤独的鸽鸣声：咕噜噜……由天边渐近。]

作 家 （独白）那只名叫瓦灰的鸽子又来了……它老来干什么？（鸽鸣声）每次来，它都这样站在房檐上冲我叫。（叹气）唉，我真恨我自己听不懂它的话。

旁 白 作家，这只鸽子在问你：小白鸽呢？

作 家 小白鸽？

旁 白 对，就是那只孵过小鸡儿的鸽子。

作 家 它？（顿一下，伤感地）它早死了……那只孵过小鸡儿的

鸽子，早就死了……（鸽鸣）别问了瓦灰。我告诉你了，小白鸽死了……（痛心地上吼）它死了！

[瓦灰咕噜噜叫着，扑啦啦惊飞声。

[音乐——如细雨，一点点渗进……

作 家 （动情地）哦……对不起，瓦灰，你走吧……你为什么还不走？

[鸽鸣声。

旁 白 作家，瓦灰在问你……巴利呢？

作 家 巴利？

旁 白 对，就是那只小狗。（鸽鸣）噢，还有那只小鸡儿，那只小白鸽孵出的小鸡儿。

作 家 啊……它们，都死了，都死了……

[音乐推强——渐弱渐隐……

[骑自行车声由远渐近。

旁 白 这位骑自行车的就是作家的邻居，小巷里的人都叫他“沙厂长”。

[自行车刹车声。

沙 叔 （自卑地）往后别叫我“厂长”了，老喽，让给年轻人喽。现在咱是街道居委会的喽。

[沙叔支上自行车，与作家说话。

沙 叔 作家，又量街啦！六步——不会变了。

作 家 （从构思中醒来，淡淡地）哦，沙叔。

沙 叔 （支上自行车）又写什么哪？

作 家 小说。在构思一篇小说。

沙 叔 卡住了？（从车子后货架上取芹菜声）哪碗饭儿也不好吃！这街……太窄了？

作家 不，是太静了。

沙叔 那还不好？

作家 没有你家小白鸽的叫声就没了灵感。（稍停）我在写你的鸽子，还有那条狗。（发现芹菜）芹菜上市了，好新鲜啊！什么价儿？（走过去脚步声）

沙叔 唉……（进屋取小板凳，边走边说）这把芹菜一块多！（把芹菜使劲儿散在地上）来，（挪板凳声）你坐这个小凳。

作家 行行，蹲着行。

沙叔 唉！我再拿一个就完了嘛？

[板凳声，脚步声。沙叔拿来小凳坐下声。]

沙叔 你是怎么写我那只鸽子的？

作家 （与沙叔一边摘芹菜一边说）开了几个头，都不理想。妈的，人家都说这么一套咯——前生作了恶，今生搞创作。

沙叔 （大笑）早让你改行去给我当秘书，可你不干，要不现在我退了，你不接了班？

作家 当官？没劲！

沙叔 （颇有感触地叹了口气）唉，也好，作家没有退休这一说，能干一辈子。

旁白 喂，作家，你的小说开头有了。

作家 嗯？怎么写？

旁白 就从沙厂长退休那天晚上写起嘛！

作家 （思考地）从他退休那天晚上？……

旁白 啊，不信你试试？

[敲门声，开门声。]

沙叔 （稍远）可以吗？作家。

作家 （起身碰椅子声）噢，沙叔，快请进。（在渐近的脚步声中）

才下班？坐。

[搬弄椅子声。坐下声。]

沙 叔 (叹气)唉……退休了。(深出气)

作 家 (倒水声)退休了？——喝水。

[水杯放到桌上声。]

沙 叔 (颇激动，又找不到合适的词)作家，你说我这体格！……我才五十五！你说……你说这对么？(蓦然起身，来回踱步，至桌前，用手指使劲击桌面)我！……我从来没住过医院……作家，你说！这对么？(哽咽)

[隔壁传来咚咚的敲墙声。]

作 家 怎么了？

沙 叔 是瑛。瑛在叫我。

[瑛在隔壁的喊声：“爸——！爸——！”]

沙 叔 (大声地)听见了！啥事儿？！

[瑛在隔壁的喊声：“这么晚了，你跑我兰哥那去喊啥？”]

沙 叔 (大声地)死丫头，少管大人的事儿！睡你的！

[瑛在隔壁的喊声：“你总喊，我睡不着！”]

沙 叔 (大声地)睡不着眯着！（转对作家）这死丫头。她是怕影响你的正事儿。行了，你，写吧。多写点儿好作品。你们年轻……(脚步声)

作 家 沙叔，再坐会儿。

沙 叔 不了不了，再坐一会儿瑛又得敲墙。

[脚步声。沙叔在门的声音：“你在屋。”]

[关门声。静。]

旁 白 怎么样作家？这么开头行吧？

作 家 (思考般地)……这么开头是不是太淡了——我是说，没

戏，怕抓不住人。

旁 白 那——那你就从瑛的出走开始呢？

作 家 瑛出走？

旁 白 啊，试试看？

[显出作家在小巷的踱步声。]

瑛 (试探地)兰哥……

作 家 (止步)嗯？是瑛？

瑛 (崇敬、羡慕地)您又在构思哪？

作 家 啊，胡思乱想呗……(笑一下)

瑛 (迎合地笑一下，停顿，鼓足勇气)兰哥，我，我打扰您一会儿，行吗？

作 家 (很愿意和瑛说话)哟，瑛啥时候学的这么客气了？“您，您”的。(笑)有啥事儿，你说吧。

瑛 兰哥，你看看这个，(递过报纸)……这段。

作 家 一青年挺身救弱女，二流氓行凶被抓获——记董阿仁的浪子回头……

瑛 兰哥，他可真了不起呀！为了救那个女的，他挨了三刀，最后还是把那俩不要脸的流氓抓住了，哼，这么了不起的人在咱们南边找不到对象！没有人愿意嫁给他，说他有前科……他以前是不太好，那人家现在改了，变了！

作 家 隔着几千里，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

瑛 ……嗯……这上面都写着呢……兰哥，你说他以后是不是肯定能变成一个人物什么的？

作 家 有可能。

瑛 是吗？！那……你再看看这个……

作 家 嗯？征婚启示？董阿仁，男，26岁，身高1.70米，初中文

化，现为集体企业工人，欲寻一位心地……

瑛 ……你……兰哥，我……要是嫁给他别人会怎么看我？
作 家 你？！嫁给他？！

瑛 看了他的事迹，又看了他这个征婚启示我哭了，真的……我应该和他在一起……生活……

作 家 这……婚姻上的事，我怎么好说……

瑛 (天真地)那，你要是我，你能嫁给他吗？

作 家 我？(吱唔)反正……我没有你这么崇高的境界……

瑛 (立即接过话茬)别人会怎么看？会象你这么认为，是……是崇高的吗？

作 家 当然，(忙改口)不，我，我不认为……不，(声音愈来愈低)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突然找到一点希望)你爸爸呢？他同意么？

瑛 我还没跟他说。(稍停)他肯定同意。他是党员，是厂长……

作 家 可现在退休了。你忍心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吗？

瑛 可他说过，人是为别人活着的。

作 家 人是为别人活着的？为别人什么？为别人的舆论？还是为别人的幸福？

瑛 我……我不懂……都是一样的吧？！

作 家 (轻轻冷笑一声)哼哼，这倒是可以写一篇小说……

瑛 (兴奋地)真的吗？兰哥，你真的能把我写到小说里头去吗？兰哥，你啥时候写呀？别忘了，写完了给我寄去一本……(发现蜻蜓)咦？(小声地)蜻蜓！别动！(蹑手蹑脚地，声音渐远)飞了。(顺着蜻蜓飞去的方向，轻声地)蚂蚁蚂蚁落落，给你铺草垛垛……(声音渐远——)

作 家 （强抑痛苦，颤抖地叹息，听来似哭了……）

旁 白 作家，你当时真的以为瑛去郑州嫁给那个瘸子是崇高的吗？

作 家 不。她若是我妹妹，我会当即骂她疯了！

旁 白 你以为瑛不是你的妹妹是么？可是瑛却把你当成了亲哥哥一样看待……

作 家 不！她把我当成了……“作家”，在她眼里，我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瑛是到我这来找“真理”的……我能说什么呢？

旁 白 （冷笑）“作家”、“灵魂的工程师”……到你这来找“真理”……可你的“真理”是真的吗？

作 家 我……

旁 白 天真的小瑛，也许是为了你那篇要写她的小说，才下了最后的决心去的！

作 家 也许是……（深叹）她走的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突然听到隔壁什么东西打碎了……

〔隔壁，饭碗摔在地下声。〕

沙 叔 （在隔壁的吼声）胡闹！

瑛 （在隔壁的喊声）我愿意！

沙 叔 （在隔壁的吼声）他以前是那么个人，连面都没见过，就凭那么个事迹和两封信，你就随便的……

瑛 （在隔壁的喊声）他应该得到爱！你说的，人应该为别人活着！

沙 叔 （在隔壁的吼声）你嚷啥？怕人家听不见？！

〔隔壁声音弱了，听不清楚了，但还在吵。〕

〔忽然沙叔大喊：“你回来！”〕

[咣！咣当！——开门，关门声。

[隔壁静了。良久。隐隐渗出沙叔的呜咽声——

[强烈的火车轰鸣扑面而来，迅隐。

[小巷里嘈杂的效果。

[众邻里的议论声搅成一锅粥……

甲 哎哎！听说了没有？沙厂长的独生女跑到南边跟一个从拘留所放出来的人结婚了！

丙 可别那么说，报纸上说人家后来救人还立功了哪！

丁 哎！浪子回头金不换嘛……

乙 瞎！咋说也是有过污点的人！

甲 再说，隔着这么远，又不认识的……

乙 真不知道老沙头是怎么想的？

丙 哎哎！别说了，老沙头过来了。

乙 我说沙厂长啊，听说……

甲 听说你家瑛上南边去了？……真的……

乙 她找那么个人，你就真同意？

沙叔 啊，啊！孩子的事儿嘛，由她自己作主……婚姻自由嘛！再说这样的行动，做父母的……应该支持！哈哈……好……好……

丙 啧啧，还是人家当干部的，你看这觉悟……

乙 要不记者怎么来采访呢？！

甲 哼，我看是为了出名！

乙 我看也是。

丙 这么看也不对，人家……

甲 怎么不对，要不是想露露脸出个名能这么干？！

乙 嘻嘻，什么人都有，为这把姑娘都豁出去了？！

甲 这叫代价，嘻嘻，哈哈，嘿嘿……

[所有嘈杂之声骤停，随即出现重重的敲门声。开门声。重而稳的脚步声。

沙 叔 (气喘吁吁)作家，你说！我，是那样人吗！？你说……作家。其实，其实我心里是啥……你是最清楚的，可他们……

作 家 我知道，瑛走的那天晚上，你们吵，我都听见了。

沙 叔 我……也有点想不开。

作 家 那你就应该说假话。

沙 叔 我？说假话？

作 家 记者来采访你时，你为什么要说你支持瑛的做法？你为什么要说是你一贯教育瑛要……

沙 叔 可他们要登报，要宣传！你让我怎么说？我能说：我反对？我难道让他们说我：一个党员！一个国家干部！觉悟就这么低？

作 家 可您的觉悟真象他们宣传的那么高吗？

沙 叔 我……

作 家 沙叔，我觉着人为别人的幸福活着，这无可指责，可您……你不应该只为了别人的舆论活着。

沙 叔 我……

作 家 难道您不认为，瑛的出走正是受了你这种思想的蛊惑吗？为了别人的赞扬，而葬送自己的青春，你不觉得瑛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吗？

沙 叔 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

[音乐骤停。静。

旁 白 这回怎么样作家，这么开头行吗？

作家 这个头开得行倒是行，可是那鸽子、小鸡儿，还有小狗怎么办？

旁白 沙厂长养鸽子是摸走了以后的事嘛！

作家 是呀！

旁白 那你还愁什么？接着写吧……

作家 接着来？……好！就依你的！

作家 (独白)沙叔唯一的女儿走了，这使沙叔更孤独、更寂寞、更空虚了……他整天闲在家无事可做，就总来敲我的门。他总想来找我聊聊，来找我消磨时间，他的确闲得难受。我同情他，也理解他，但我对他说什么呢？安慰他吗？可明摆着我越安慰，他以后就会越来我这找安慰，那我的时间呢？(稍停)谢天谢地，那天，他终于抱回来一个小巴拉狗和一对鸽子，他有了精神寄托。从那天起，他就很少来敲我的门了，他整天与那些小动物为伴儿，照料得可精心了……还让鸽子抱了窝。

[小巷里：鸽鸣声、小鸡啾啾声，狗的汪汪声，很多人围观声……]

乙 嘿，真有个意思，鸽子孵出个小鸡儿来。

甲 沙叔，这是你的杰作？

沙叔 嘿嘿，鸽子要抱窝可蛋没了，那怎么办……嘿嘿，其实鸽子抱鸡蛋和抱鸽子蛋道理是一样的。

丙 你看你看，那鸽子还教小鸡儿飞呢？

[鸽子飞起又落下声，咕噜噜……]

[小鸡崽啾啾叫着跟过去声。]

儿童 (极认真地)小鸡儿，不对！

[鸽子叫着又飞出几步远。小鸡啾啾叫着。]

儿 童 （耐心地）小鸡儿，你飞呀，照你妈妈的样子飞过去。

[小鸡啾啾叫着栽栽歪歪地跑过去声。]

儿 童 （着急又使不上劲地）你看看，真笨！不是跑，是飞！飞过去！

[鸽子咕噜噜叫着，又飞出几步远。]

儿 童 小鸡儿，你妈妈又飞过去了，你也飞呀！别跑！飞过去！照你妈妈的样子飞！

[小鸡啾啾叫了半天，还是扑打着翅膀跑过去的声音。]

儿 童 （善良、动情地）真可怜……小鸡儿真可怜……它妈妈多伤心哪……

乙 （扫兴地）操！这个笨蛋！一脚“免”死它得了！

[狗的汪汪叫声。]

沙 叔 巴利！去！

[众人扫兴地散去声。]

[鸽子和鸡相依着的凄鸣声……]

[音乐——显得很冷的音乐……]

作 家 （独白）人们都失望了，渐渐散去了，唯独那个天真的孩子恋恋不舍地守在那里……

[鸽子叫声，鸽子飞飞落落声。]

[小鸡叫声，小鸡跑跑停停声。]

儿 童 小鸡儿，你飞呀，你飞呀！

[音乐推强——]

作 家 （颇感慨地）哦……多么善良的孩子！……一连好多天，那孩子都来守着那小白鸽执着地教小鸡儿飞……可那小鸡儿却怎么也飞不起来。（深呼吸）一个飞翔的母亲偏偏有一个不能飞翔的孩子；一个不能飞翔的孩子偏偏有一

个能飞翔的母亲！天大的误会！……

[小鸡凄鸣。音乐强。渐隐。]

作 家 （深叹）从此，那小白鸽便天天在地上守着自己的孩子，小鸡儿跑到哪，它就跟到哪……它没有教会孩子飞翔，却被孩子牵住了翅膀，再也不飞了……

旁 白 作家，你说小白鸽对小鸡儿这种母爱是属于哪一种呢？

作 家 你是什么意思？

旁 白 我是说，它这种母爱是愚蠢的呢？还是崇高的？是痛苦的呢？还是幸福的？

作 家 无论怎么说，但我想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小白鸽的母爱是真诚的。

旁 白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世上还有虚伪的母爱吗？

作 家 按说不应该有。但沙叔对瑛的爱能说是真诚的吗？

旁 白 这个问题留给你的读者吧。你看，那只小鸡儿真的会飞了！

[鸽鸣声。小鸡长大后的鸣叫声。小狗的汪汪声。小巷里人们的议论声。]

儿 童 （欢呼）噢——小鸡会飞罗——！小鸡会飞罗——！

乙 嘿！这真不愧是鸽子孵出的鸡，倒是与鸡孵出的鸡不一样！

儿 童 哎哎，你们看，小鸡飞上屋顶了！

甲 嘿，这小鸡儿真个别呀！

丙 你别说，这小鸡儿的翅膀就是大！

丁 老沙家，你这鸡可是咋训出来的呀？

沙 叔 （得意）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嘛！将来，我的鸡还要在天上飞呢！

乙 哎？我说沙厂长，您可别太玄乎了，你这只鸡呀，从地面到柴禾垛，从柴禾垛到矮墙，再从矮墙到房上。三级跳，每一级只有一米来高。它只能飞起一米来高。

沙 叔 一米来高怎么的？你家鸡连半米来高都飞不起来呢！
[众笑。狗叫：汪汪汪！]

乙 沙厂长，你看，你家小鸡在房顶散步呢！那股得意劲儿，真像个厂长哩！

沙 叔 这个混蛋！
[众笑，乙逃跑声。
[狗的哼唧声。]

儿 童 （怜爱地）巴利，你孤单了是吗？你也想上房顶去跟它们玩是吗？（狗的哼唧声）可你没有翅膀，你是狗。

乙 哎？我说沙厂长，你家那只瓦灰呢？

沙 叔 噢？真的，怎么少了一只鸽子？那只瓦灰呢？谁看见我家瓦灰了？（没人回答，跑跑颤颤地找鸽子）咕噜噜……

旁 白 喂喂，老沙，别找了。你的瓦灰飞走了。

沙 叔 飞走了？

旁 白 飞走了。它不会回来了。

沙 叔 你怎么知道？

旁 白 它说那小白鸽已经不能算是它的同类了，它不愿意与退化了的鸽子为伍了……

沙 叔 它不再回来了？

旁 白 也许哪一天会回来的，鸽子记着家……哎？作家，你用这么大篇幅来写鸽子，有什么意义吗？

作 家 啊，怎么说呢？目前中国小说界兴起了一股写动物热。写狼的、写狗的、写虎的、写大鱼的，还就是没有写鸽子孵